

壺天散墨

裴沛然 著



PDG

序

《壶天散墨》，不是一本系统论述医学的著作，只是陈述自己对中医学上某些问题的见解，其中难免有不少疏漏或谬误之处。尽管如此，但我从事医学达数十年，略识此中甘苦，明窗万卷，午夜一灯，兴会所至，信笔漫记，虽是一鳞半爪，没有可贵的论述，却也复敝帚自珍。因为这本小册子，它抉择陈言，剖析疑似，俯仰今古，直道心源，凡是心中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书中涉及医学理论的探讨，处方用药的体会，临床点滴心得，养生研究，医史考证，还记述一些医界前辈言论和彼此交谊等。由于我平素疏于文墨，医学造诣也很肤浅，故虽稿凡五易，终未惬意。更何况学问与年俱增，昨日以为是者，今日则以为非，而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认识宁有止境，文稿将无定日。然年事已高，写作良苦，友朋敦促，亟望付梓。且后此岁月，方将专心学习，以求自得，不拟长为管城所役。则此篇虽仅堪覆瓿，亦暂留笔墨于人间耳。

裘沛然 1985年3月

目 录

健康长寿的保证书·····	1
——论孙思邈的养生法	
瘦因吟过万山归·····	8
——半个世纪从事医学的教训	
灯光雪影细论医·····	17
——怀念程门雪先生	
幸中,藏拙·····	25
——论兼备与和平的药方	
从来此事最难知·····	31
——兼论张熟地	
治病有法不囿法·····	26
——不拘一格论处方	
中医理论的光辉特色·····	44
——试论天人相参思想	
中医学治病的指导思想·····	48
——论处理邪正关系	
不废江河万古流·····	55
——“医者意也”含义剖析	
医学流派之间的相互影响·····	66
朱丹溪学说的探讨·····	72
《伤寒论》研究·····	82
伤寒温病概念的异同·····	91
温病治法的创导者·····	96

——数典论祖说思邈

伤寒温病中若干问题的分析.....99

经络学说的临床价值..... 110

荧荧燄火起膏肓..... 118

——用针莫忘灸

十二经病候中是动与所生病的探讨..... 126

奇经八脉的研究..... 132

奇经八脉循行径路考正..... 142

历代针灸文献举要..... 147

待发掘的一部方书..... 154

——《千金方》中藏万金

甘苦由来试后知..... 162

——评广络原野说

直自金元错到今..... 168

——升麻功用质疑

论仲景守长沙..... 173

祖国医学形成的历史背景..... 181

——古代科学和哲学的成就举例

试论《内经》中的几个问题..... 192

读医点滴..... 199

听罢歌扬沮贬声..... 206

——漫谈圣散子

历史学家的猎奇..... 211

——从扁鹊洞垣一方说起

医林艺苑..... 216

健康长寿的保证书

——论孙思邈的养生法

在医学史上大名长垂但又弄不清楚他确切年龄的长寿老人孙思邈，他对我国医药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关孙氏的学术成就，我国医史学家写过了不少纪念性和介绍性文章，诸如他高尚的医学伦理道德思想，预防疾病的理论和实践，伤寒学说的整理阐发，温病治法的开创，脏腑辨证施治的充实发展，针灸经络的高深造诣，在药物方面还有独到研究，特别可贵的是他广搜和精选了唐以前的国内外医书，撰成《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巨著，成为造福人类，名山不朽的著作。所有这些，国内医家已经说得很多。惟独对孙氏的养生理论和方法，则论述的还比较少，因为思邈养生学说的精髓，确实非常难写，而这方面恰恰是他医学高超造诣的重要部分，值得我们发掘研究。本文试就这一课题作探讨论述。

据历史文献载述：“孙思邈，京兆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喜谈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洛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初魏徵等修齐梁周隋等五家史，屡咨所遗，其传最详。永淳初卒，年百余岁，遗令薄葬。”据传记，他在周宣帝时就隐居太白山。以后，直至唐显庆中，皇帝还召见他。孙氏曾经历过北周、隋、唐三个王朝。有些史学家说他享寿一百五、六十岁，有些则认为孙氏虽享高寿，但没有活这么长。持后之说者，大概以为人的寿命活到八九十岁已经很不错。孙思邈虽长寿，也不能相差

太远。故认为史书所载的“辛酉”是辛丑之误。然而只凭这样一个想当然的推论，就轻易地否定六条重要史料，似乎说服力不够强。究竟孙思邈活到几岁，全国学者还没有一个定论，本文也不拟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论证。但是，孙氏为百岁外人，则各方面都无异辞，所以称他为长寿老人是没有问题的。

人的寿命究竟可活多长？一般认为，决定人的年寿有二个因素，第一性原因，就是遗传基因；第二性原因，即除遗传基因以外的一切外在因素，如空气、环境、饮食、起居、污染、放射性物质和情绪等等，这些因素都能影响或妨害机体的生理机能，使人的寿命达不到遗传基因安排的极限。特别是情绪最易影响人体机能变化和生命年限。因为，情绪的波动同人体内分泌系统分泌激素大有关系，激素有多种多样，它对人的生长、发育、生殖、衰老都有很大影响。至于遗传基因决定一个人究能活到多少岁，目前研究老年医学和长寿医学者都还没有作出肯定性结论。我国古典医籍《内经》中称：“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又称“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似乎一个人能存活到百岁以外，大致上可算是达到天赋的寿命。而在科学迅猛发达，医药卫生日益进步的今天，人们存活平均年龄，一般还只能达到六、七十岁。而孙思邈在一千多年前竟然能够如此长寿，必然有他自己一套可贵的养生延年方法，是很值得我们去认真探索的。

不肯低头拾卿相

孙思邈能享高寿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如他自己所说的“安神定志，无欲无求”的淡泊思想，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孙氏除了精通医经、方书之外，他认为做医生的还应“涉猎群书。”如说：“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变，不读诸史，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指内典），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老庄，则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途而生。”这

些话，思邈不仅是勉励后学，他自己确是身体力行而深受其益的。正因为他读书有得，具有“肯舍”和“任真体运”的精神，故能敝屣尊荣，有视富贵如浮云的恬淡胸怀和高尚志趣。他对卢照鄰曾说过“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二句话，也决不是说说而已，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因为孙思邈在年纪不大的时候，已经是名闻朝野，迨至晚年而声誉益隆。他生平所结交的朋友，除了村夫、野老、方外之士、医生、学者等人外，达官贵人，亦多出入其门，只凭他们一纸推挽，就“富贵可立致。”史载思邈在年青的时候，洛州总管独孤信一见而叹为“圣童”，还深恐他“器大适小难为用”。所谓器，就是指人的才具。从前春秋时代，齐国管仲佐桓公霸天下，孔子曾评论过：“管仲之器小”，独孤信称思邈器大，就意味着他衡量思邈的才干要超过管仲。“适小难为用”，即寓有“庞士元非百里才”的意思。隋文帝杨坚同独孤信有姻戚关系，所以杨坚一旦辅政，就立征思邈为国子博士，这是很自然的事。而孙思邈却“称疾不起”，拒绝了杨坚的聘请。后来，在唐太宗时又召诣京师，授以爵位，他又固辞不受。既说“固辞”，就含有唐天子再三邀请他出山做官而孙氏坚决辞谢之意。思邈真有“浮云何有，脱屣如遗”的襟怀，他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唐皇“固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的赞叹。嗣后，唐高宗又请他做谏议大夫，也同样遭到了拒绝。众所习知，在封建社会里的官场仕途，历来就是文人学士的角逐追求之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乃是一般读书人的普遍愿望，讲得雅驯或谦虚一点，就是：“匹夫有责”。而孙思邈在随时可以取得爵位的面前，却不肯稍稍低头去俯拾一下。他这种操守，更不用比别人，就以“文起八代之衰”见称的韩昌黎来说，为了想搞一个官，不知写了多少次“乞求”的书函。如果把他同思邈进行对比，相去何啻天壤！象孙氏这般冰心玉骨，称之为“富贵不能淫”，是当之无愧的。

以通晓养生之道闻名后世的晋代嵇康，他认为养生的关键在于养性。其论养性有“五难”，特别是“名利不去”和“神虑精散”二

者最为大忌。思邈曾称“嵇叔夜论之最精”。他深通嵇康之指，了解“全神息虑”对于长寿的重要性，而一堕宦海，必然会“华其外而悴其内”，故他竭力摆脱名继利藪，远避仕途，并有“五者无于胸中，不求寿而自延”之论。《道德经》有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这是一句重要的养生名言。因为心不乱则精神内守，真气从之，才有可能却病延年。我国古代很多贤哲，都非常重视养生与养心全神的关系。《淮南子·精神训》说：“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室也。”中医典籍《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神”在中医学上主要是指感觉和思维等。而在古代哲学上所称的神和神明，则又另有一种境界。如《荀子·天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淮南子·泰族训》：“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明。”上列的神和神明的解释，则似指自然界万物生长收藏发展变化的规律。正是由于“神用无方”，它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全部过程，其中也包括人体机能的自然调整 and 适应环境的能力，所以能全神就可“以此养生则寿。”在《灵枢·天年》中也有“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之说。

这里，要阐明孙思邈养生的一个重要思想：养生首重在养心，而养心莫善于寡欲。所以他要求摒除私心杂念，不要慕求浮荣，不要患得患失，要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的精神，孙氏所说的仁义之道，通古今之变，慈悲喜舍之德，任真体运之心，当然不是只为保健长寿，而从却病延年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关键。只有在“志意和，精神定”的情况下，才能气血和畅，五脏安宁，使人体的自控调节机能排除一切人为的干扰，以保持和达到人的原来应享的年寿。从而可知孙氏“安神定志，无欲无求”顺从自然的思想，看似平淡而实有神奇之功，是他能享遐龄的重要保证。

坚持一个“啬”字

孙氏养生的另一要旨，就是特别重视一个“啬”字。他以焚“膏用小炷与大炷”作为比喻，认为人的精神气血是有限的，必须处处注意摄养爱护，要尽量减少它的消耗。孙氏这一思想是在《老子》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的启示下，认识到对声色狗马这类嗜好，如果不知撙节，必然耗伤精神气血，“皆损年寿”。他主啬的养生思想，也是宗法老子“治人事天莫若啬”的观点。《说文》解释说：“啬，从来亩（亩，廩本字）而臧之。故田夫谓之啬夫。啬者，多入而少出，盖田夫之务益藏。故以来亩会意。”《韩非子·解老篇》说：“书之所谓治人者，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孙氏深通其微言要旨，故重视保护精神气血，他郑重提出“人之寿夭，在于撙节”的告诫。

思邈论述养生有“十个大要”，即：“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论，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其中除啬神、爱气、养形、禁忌等都明显寓有啬的思想外，至其所述言论、饮食、房室等内容也可以从他养性篇的全面论述中归纳出其主要精神。如“众人大言而我小语，众人多繁而我小记。”“可语不可言。自言曰言，言人曰语，言有人来问，不可不答，自不可发言也。”他主张寡言，反对“语笑无度。”在言论时念念不忘一个啬字。其论实亦本于《道德经》中“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之旨，并符合中医学上言多伤气的理论。有关饮食、房室问题，他也同样强调撙节。如说：“非其食不食。非其食者，所谓猪犬、鸡鱼、蒜鲩、生肉、生菜、白酒、大酢大咸也。常学淡食。”主张饮食“常宜轻清甜淡之物，大小麦面粳米等为佳。”认为饮食不宜多，最好在“不饥不饱之间。”提倡饱中饥，饥中饱的饮食法。他还列举所见闻

的事实，以证明饮食宜从俭嗇，提出菹醬可延年而珍羞能促寿之论。如说：“关中上地，俗好俭嗇，厨膳肴羞，不过菹醬而已，其人少病而寿。江南岭表，其处饶足，海陆鲑肴，无所不备，土俗多病而民早夭。北方士子，游宦至彼，遇其丰膳，以为福祐所臻，是以尊卑长幼，咨口食噉，夜常醉饱，四体热闷，赤露眠卧，宿食不消，未逾期月，大小皆病，……以至于死。凡如此者，比肩皆是，惟云不习水土，不知病之所由，静言思之，可为太息者也。”孙氏提倡以嗇为主的饮食宜忌，诸如反对饮食猪犬、鸡、鱼，每食忌杂，饮食当令节俭及主张淡食等，其中不少内容如果用现代营养学的标准去衡量，可能有许多扞格之处。然而这是孙氏在饮食方面的长寿秘诀，又是他调查观察的社会实录，是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思的。孙氏论述“房室”，是提倡节欲，力主秘蓄精气。如他引述彭祖之说：“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百裹，不如独卧。”由于世人“但解施泄以生育，不能闭固以颐养。”故他常兴“身枯于流连之中，气绝于绮纨之际。”“恣其情欲，则命如朝露”之叹。思邈认为要求长寿，“当先断房室”，同样是突出了一个嗇字。

孙思邈养生方法中有许多注意事项，如防止六个“久”（久立、久行、久坐、久卧、久视、久听；提出十个“莫”（莫强食、莫强酒、莫强举重，莫忧思、莫大怒、莫悲愁、莫大惧、莫跳踉、莫多言、莫大笑）；倡导十二个“少”（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反对十二个“多”（即与十二少相反的事）等。所有这些，其总的指导思想，是要将精气神的损耗减少到最低限度，就是把一个嗇字全面贯彻和具体实施于生活的各个方面。

忧愁易伤生而愉悦可健身，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孙氏却认为不关喜怒哀乐，一概以少为佳，故有“多笑则伤脏，多乐则意溢。”“忍怒以全阴，抑喜以养阳。”他对心理与生理、病理各个环节之间的密切关系，有颇为深切的了解，所以主张什么事都不能太过，过则必有所伤，“凡言伤者，亦不即觉也，谓久则损寿耳。”思邈对于养

生之道，可称探究入微，而其关键仍在啬字上打工夫。

结 语

最后需要说明的，孙氏养生的具体方法还可举出很多，特别他对气功导引方面的高深造诣，也是思邈获得长寿的一个重要因素。按气功一词，虽然其名称较为晚出，如晋、许逊《净明宗教录》有“气功阐微”之说，而其方法在古代早已盛行。孙思邈常习内视法，存思想见空中太和元气，熟谙和神导气之道，以及呼吸、导引、按摩等多种方法。而其最基本的内容和主导思想则是在于上面所列举的二个方面。所谓“不肯低头拾卿相”，实际上就是对无欲无求的一个严峻考验。“坚持一个啬字”，乃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的一种措施。虽然思邈曾说过：“神仙之道难致，养性之术易崇。”他所论述养生的内容，也确是“不违情性之欢，而俯仰可从。不弃耳目之好，而顾盼可行。”可是，思邈用的是“和其光，同其尘”的手段，行的是“塞其兑，闭其门”的方法。你说他容易吧，他的养生法确实没有什么神秘奥奇的东西。你说他艰难吧，则要做到无欲无求和损之又损，乃是精神修养的一种很高境界，恐怕也决不是一蹴可几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我国古代养生长寿学说的精髓，是孙思邈通过自己的实践验证所证实了的，也是历代养生家们所共同遵循行之有效弥可宝贵的方法。对学习气功的人来说，无欲无求和损之又损这二句话，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个学说，应该引起从事长寿医学和老年医学者足够的重视，去认真探索和发扬光大，别以为它是古老的东西而等闲视之。

瘦因吟过万山归

——半个世纪从事医学的教训

“瘦因吟过万山归。”是清代著名诗人黄仲则所著《两当轩诗集》中的诗句。仲则所作的诗，以清新俊逸，直逼青莲而见重于时。可是他怀才不遇，在坎坷的遭际中度过了一生。据文献记载：黄氏曾经写过四首律诗，诗中有“全家都在西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之句，这二句诗曾经风靡当时吟坛，并成为流传后世的七言警句。而我觉得他“瘦因吟过万山归”一语，无论从艺术上或意义上来说，似都比上述二句高出一筹。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治学的艰巨性，能够赢得勤苦研究学问者的共鸣。凡是古今中外卓有成就的学者，为探求真理，那一个不是经历过废寝忘食，失败挫折的艰难困苦的历程。黄仲则的寥寥七字，提示我们研究学问者既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瘦因吟过万山归之句，在我的研究医学征途上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我在年青时阅读清史叶香岩传，其中载他濒临属纆时对子孙说过几句告诫的话：“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颖悟，读万卷书，而后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我死，子孙慎勿轻言医！”我当时漫不经心地草草浏览一过，没有引起深切的注意。虽然我也是“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今行医垂五十年，经过艰难困苦的挫折以后，越来越觉得香岩此言是语重心长的。叶氏以颖悟的天资，转益多师又医名满天下，而当临歿乃出此言，洵非一般泛泛之论，可说这是此老毕生临床经

验总结和他对医学认识的深化。真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虽然寥寥数语，对后学却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我同天士所处的时代不同，当然体会也不尽相同。然而，“瘦因吟过万山归。”我走过了医学科学上崎岖曲折的道路，临床上遇到许多挫折和教训。这对我来说，诚然是痛苦的回忆。今把它写出来公之医界同道，也许对初学中医者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作为前车之鉴吧。

我学医过程中所遭受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并经历过几个阶段，基本上可归纳为四句话，即：踌躇满志，疑窦丛生，磨砺苦学，一间微明。现拟依次举例陈述。

踌 躇 满 志

我少年在学校上学，当十三岁时即于念书之余跟叔父汝根学习针灸。吾叔为广西名医罗哲初先生弟子。他对我的学习督责很严，不仅针灸要籍都要背诵，凡是中医古代典籍也都要择要背读。家中还另请老师教授国学，不管我理解与否，总是要背得朗朗成诵。当时，午夜一灯，晓窗千字，是习以为常的。叔父初不以医为业，因求诊的病人颇多，我有暇就经常侍诊左右。这些，为以后进入旧上海中医学院修业，总算奠定初步基础。在中医学院修完了各门基础课和临床课后，接着就是临证实习。于一九三四年毕业后即于是年开业行医，光阴如白驹过隙，一弹指顷，已整整五十个年头了，真有学未成鬓先秋之感。但是，当我初开业时，对于中医学的造诣是颇为自许的。自以为除了学过各门课程之外，还看过不少医书，仅举伤寒一类而言，当时已研读过数十家著作，其中尤服膺郭白云，成无己，柯韵伯，吕橐村，尤在泾及日人丹波元简父子之书，对莫枚士的《经方释例》和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亦饶有兴趣。温病方面，则沉酣于叶、薛、吴、王数家，尤偏嗜叶天士与王孟英的著述，特别对叶氏的温病学说，曾经下过一番功夫。当时，

对叶天士备极推崇，以为如香岩者，仲景以后，一人而已。说起温病的症因药治，颇能历历如数家珍。另如金元四家和李时珍、王肯堂、张璐、喻昌、张景岳、沈金鳌、林珮琴等医家著作亦通读一过。我最爱读的还是历代的医案、医话，因为这一类书多是前人的临床记述，最有裨于实际应用。对于西方医学的重要学科书籍，亦曾粗加浏览。有关国学文献，经、史、子、集、茫如烟海，“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但亦贪多务得，粗涉范觥。故以读书而论，当然不敢说已破万卷，确实也读得不算太少了。

临诊方面，我在青少年时代即跟随叔父看病，后来又侍诊于孟河丁师之门，对于丁氏的一套常用经验效方，几乎熟极而流。曾记在侍诊之余，还整理过丁师的临证处方，编过一本“丁方手册”，以便记诵，同学一时传抄，作为临证之助。并又亲炙海上诸名家之教诲，如谢利恒、夏应堂、秦伯未、程门雪诸先生的处方特色，也稍稍学到一点。故当开业伊始，饶有一种“学成问世”的优越感。正如孙思邈所形容的读书三年，天下无不治之病的骄傲情绪，满以为挟此以游，真可以天下走得了。

疑窦丛生

事情并不象所想的那样简单，当开始应诊时，胸中是“目无全牛”的，也确实看好了一些疾病。但在岁月积累，病人渐多以后，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在诊疗过程中经常遇到有很多疾病没有办法解决，过去学过的理法方药、辨证论治的本领全用上了，经方、古方、时方、验方一套一套的都用上去，可是仍然有不少疾病不能解决。当这时候，我遇到病人有些怕了，因病家特别相信你，就盯住你看，而我常常束手无策，那时我非常窘，又想起古人说的“治病三年，天下无可读之书”这两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是究竟什么原因呢？我怀疑过去所读的书都是不切实用的，中医的理论，我可以说得头头是道，开方用药，也可以丝丝入扣，如果绳以中医一般习用

的理论和常规的治法，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临床效果总是不理想，这是为什么？我开始对祖国医学的价值产生怀疑，信心也有些动摇了。我想中医理论是否会是臆测的玄谈？其学说是否真有指导临床价值？科学是不断发展的，中医理论已是几千年前的东西，是否早已过时？我甚至怀疑古代方书，药籍及医案医话中所载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历代医案中尽是着手成春的记录，其中可能有贪天之功，也可能是虚构其效，我早年就听人说喻嘉言《寓意草》这本书大吹法螺，内容失实，因联想到其他医案是否也会有同样的情况。在这段时间，我对中医学真可说是疑窦丛生。

既然对中医学失去信心，我的心转向西方医学去了。因为西医是近代科学的产物，如解剖所述，确实有形有质，言之有物，不论生理、生化，组织胚胎，病理以至诊断都可以从实验室里得到验证，不象中医理论看不见，摸不到。所以从此就着重进修西医学，还特别对化学这门学科有过很大兴趣。在认真学习了相当一段时期西医学并通过临床实践观察以后，我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西医分析病原病理，诚然清清楚楚，条理井然，还可从实验室验证，但从临床用药的效果来看，有许多疾病也同样没有好办法，尽管诊断检查的仪器设备新颖精密，而最后落实到治病还是效果不显。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和从旁观察以后，我对西医也没有多大信心了。虽然当时抗生素、激素等药尚未发明，这些药临床虽有较好效果，可是什么抗药性、药物过敏、药物毒、菌群失调等副作用也随之发生。我徘徊于中西医学之间，为想找寻一种治病的最佳方法而感到苦闷，发愁！

当时我又回忆过去学医时的情景，曾亲自看到海上名医如夏应堂、王仲奇、丁济万诸先生，他们治好了不少西医所不能治的疾病，程门雪先生亲自给我讲过治愈了一个经德国著名医师确诊并谢绝不治的结核性脑膜炎的病儿，他用的是《福幼编》中的一张方剂。在近代著名学者郑传笈所撰“丁甘仁”墓表中曾说：“晚年名益

重、道益行，不独沪地绅商，争相招致，即西商之侨居者，集资数千万，出其百一，足以尽集诸西医，而有疾必折衷先生。”这些，使我猛然省悟，自己看不好病，是我没有学习好，不是中医没有办法，其过在我而不在中医学。这就使我在徬徨的歧途中又回过头来。

磨 砺 苦 学

我国古代学者有句名言，治学要“猛火煮，慢火温。”这次重新学习，就遵循这个方法。且以重学《伤寒论》为例来说罢，过去只泛览各家注疏之说，对大论的精髓和仲景书的本来面貌，没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这次学习，首先改变了学习方法，专读白文，对各家注疏概置不问，专用仲景之言，来解仲景之意，这样学习，很能解决一些问题。例如：在此以前，有关六经的解释，我很欣赏时贤所称的证候群，亦即六经非经络的说法。在这次重读仲景自序及把全书反复对照论证以后，我终于否定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观点。从前认为内经论十二经而不论六经；内经中提到太阳，阳明者，多连有“经”或“脉”字，而在伤寒论中则截然不同。其实，此说不仅歪曲了伤寒论，对内经经文也是断章取义的。仲景明白声称撰用“素问·九卷”，今观《素问·热论》所述伤寒热病，虽只称巨阳、阳明、少阳，而在最后则指出“三阳经络皆受病”；又如“素问”称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等经文，似乎不涉经脉，但最后仍点明“三经者不得相失也。”又如：太阴根于隐白，少阴根于涌泉，厥阴根于大敦等文字，如不作经络解，其将安指！且六经之名，早见于《灵枢·百病始生》篇中。伤寒论中称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而略去经字，原同内经一样是一种简笔。如果伤寒论太阳、阳明病等不是指经络，则书中太阳病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这段文字，将作何种曲解？“灸少阴七壮。”试问在证候群上灸在何处？！《伤寒论》中传经、动经、随经、过经、经脉动惕、行其经尽、刺风府风池、刺大

椎肺俞肝俞、刺期门等论述经络腧穴的条文是如此明晓，我过去未曾细绎原书文字，只凭臆测耳食，妄谓六经非经络，至今思之，惭愧何及。

我在反复学习白文之后，又将原文全部打乱，再就每病每证的特征和各方配伍与各药主治、进行认真细致的归纳和分析，对仲景的方证药治法则，作了排除成见的探索。过去只认为小柴胡汤的热型是往来寒热，这次才知道仲景用小柴胡汤有三种热型，即恶寒发热，寒热往来与日晡潮热皆可应用，只要符合用小柴胡的特征就可。就以柴胡一药而言，通过学习，深知从前所谓“柴胡劫肝阴”其说之非，一般医家多以头目眩运为肝阳上亢，柴胡劫肝，故为禁药，然在大论中以小柴胡主治口苦咽干目眩，所谓目眩，即今之头目眩晕，仲景却以柴胡为首选药，我以后开始以仲景法用于临床，屡效不爽，始悔过去之偏见。

伤寒论中某经疾病，有些还有主药。曾记以前程门雪先生同我聊天，有一次他以考试的语气问我：你看太阳病的主药是哪味？我略加沉思，告以桂枝一药。程公相视而笑，我侥幸地总算没有答错问题。

我在这次重新学习以后，不仅发觉对伤寒论的研究是非常肤浅的，凡是其他古典医籍，如内科杂病，方剂本草以及各家学说等等，几乎都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学习如此不扎实，理所当然地疗效不高。我如梦初醒地渐渐有点自知之明。

一 间 微 明

经过刻苦学习，“为伊消得人憔悴”以后，初步有以下几点认识：

1. 学而不精：我在中年曾害过一次湿温重症，经医院确诊为肠伤寒，身发高热，中西药物遍投而热不退，病延二周左右，乃邀请甬上名医徐余藻医治，徐为拟大承气汤加甘草，药共五味，服后次